

日常事物掌故叢書

器用雜物

楊蔭深編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日常事物
學故叢書
器用雜物

三五·九·初

實價國幣八百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編著者 楊蔭深

發行人 李煜瀛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總序

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所見所聞的事物，真是至繁且夥，不勝枚舉。就這許多事物裏，除去孔子所論最近所發明或產生者外，大部分可說古已有了的。可是人們多不注意，這大部分事物是怎樣來的？而且自古至今，物變遷，這變遷又是怎樣的？大家差不多都安之若素，不想追究的了。是的，這許多事物，定要一一追究其來源，對於我們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佳節到了，就是佳節。神仙鬼怪，有許多人還要迷信着，有許多人已經不迷信了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又何必再去追究牠呢？至如我們的衣食住行，以及禽獸草木之類，有許多人正在研究作爲專門的學問了，也何必你一一去追究牠的來源呢？

說這樣話的人一定很多。尤其是科學落後的我國，過去有許多記載都是靠不住的，如禽獸草木等類，非根據現在新的研究方法不可，若仍迷戀於古人的記載，錯誤一定是很多的。至於其他的事物，現在也正在改進之中，舊的早已廢棄了，新的正不絕地在產生，我們只有向前研究，爲什麼還要回來開倒車呢？

可是儘管有人對我這樣說，我總覺前人的職籍還是值得我們現在去留戀的。尤其是我們中國人，更應愛護中國過去的文化。錯誤的正可把牠改正，不錯誤的當然要把牠更發揚出來，使知前人研究，也並非完全是不對的。我因爲自己有歷史癖，明知道有許多是附會依托的，卻也喜把牠摘錄下來，作爲古人對於某事某物的一種說法，因爲隨時的摘錄既多，便想把牠整理出來，這就是我編寫這部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個小小動機。

提起掌故，好像就是軍國大事，典章制度的故實了。但是我現在所說的，卻是一些日常的事物，這裏只是人人日常所接觸的事物，沒有一件是國家宏制偉典的。原來掌故只是故事而已，所以日常事物也未始無故事可言，只因中國舊有掌故之說，所以我也把牠移來用了。這是我定名為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些簡單意義。

上面已經說過，日常事物是至繁且夥的，我要把牠一一說盡，當然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。所以我所編寫的，是日常事物中最主要的一部分。歲時令節是我們每年每月所要遇到的，所以我把牠來編寫。神仙鬼怪有許多人現在正還迷信着，可是牠們最初究竟怎樣的，說明了也就平凡極了，所以也列為一門。至於我們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，以及日常所見到的禽獸草木之類，自然也有一談的價值。大約每種都想談牠一二十種，每種也並不想詳加考據，只是隨便舉證，作為已往是怎樣的，現今又是怎樣的，給讀者一個原委而已。這部小叢書是想給讀者一個常識看的，不想求其深奧，而且還想求其生趣，所以其中頗採了不少有趣味性的故事，以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。這是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些內容大略。

本叢書範圍很廣，各方面簡直都有。我自問無此博識，可以勝任愉快。只是本叢書並非專門研究，僅將前人載籍所記錄的，作一番轉述而已，所以門類雖廣，我尚能勉與應付。不過錯誤之處，仍所難免，是在讀者的指正了。又本叢書每冊或有附錄，大率為行文方面便利起見，未能在正文詳述的，就在附錄裏錄及；同時因為有許多資料，正可作正文的對證和參考，所以也把牠附在最後了。

最後，我要十二分感謝陸高誼先生，鼓勵我寫成這一部小叢書，得以順利地在世界書局出版，使與讀者相見。否則我無此鼓勵，恐怕永遠不會寫成這部小叢書的。

引言

提起日常器用雜物，真是不勝枚舉，這一本小冊子裏，當然只能舉其最重要者，大略的說一說而已。

大約日常所用的器物，概括的說來，可分一、書寫的文具，二、修飾的妝具，三、裁剪的縫具，四、飲食的食具，五、坐臥的傢具，六、稱量的用具。至於娛樂的玩具，以及農工商各業專用的工具，因為非日常一般器用範圍之內，且本書另有談到那方面的，當然附及，所以這一冊裏都不提到了。

即使是這六項，可談的也是很多，這裏只能擇其重要的來談一談，如文具只及四寶，妝具只關理髮方面，縫具僅有針剪，食具只說磁器之類，傢具只談木器方面，稱量雖及度量衡三者，但也只能談到古時創造的由來，不能詳細地將古今中外異制作個比較的。這因為本書是重在掌故，所以談過去的較詳，談現今的較略。

至於附錄部分，專輯各物傳記。此體始於唐之韓愈毛穎傳，雖為遊戲之作，要亦可以觀各物出來的大略，在掌故上說起來是很有價值的。

本書的寫成，時間上極為匆促，錯誤之處，希讀者為之校正，不勝感幸！

著者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雨聲中

目次

一	筆墨	一
二	紙硯	六
三	扇拂	一〇
四	鏡鑑	一二
五	梳篦	一六
六	針剪	一八
七	盥盆	二〇
八	杯盤	二三
九	匙箸	二八
一〇	壺瓶	二九
一一	甌鑊	三二
一二	燈燭	三六
一三	几案	三八

一四	凳椅	四一
一五	廚箱	四三
一六	牀榻	四六
一七	枕席	四八
一八	箕帚	五四
一九	度量	五五
二〇	權衡	五八
二一	便器	六〇
附錄		六三

器用雜物

一 筆墨

筆字从竹从聿，聿亦筆意。說文所謂「聿，所以書之器也。楚謂之聿，吳謂之不律，燕謂之弗，秦謂之筆。」可知古時對筆的稱呼不一，其稱筆者，乃始於秦。又爾雅釋器：「不律謂之畢。」注云：「蜀人呼筆爲不律也，語之變轉。」則又作「畢」字。筆之義爲述，釋名所謂「述事而書之也。」畢之義爲畢舉，晉成公綏奏故筆賦序所謂「筆者畢也，能畢舉萬物之形，而序自然之情也。」

筆據晉張華博物志，爲秦將蒙恬所造。梁周興嗣作千字文亦云「恬筆倫紙。」但如晉崔豹古今注云：古之筆，不論以竹以木，但能染墨成字，即謂之筆。秦吞六國，滅前代之美，故蒙恬得稱於時。蒙恬造筆，即秦筆耳，以枯木爲管，鹿毛爲柱，羊毛爲被，所謂蒼毫也。

是蒙恬所造乃今所謂毛筆，筆非即由他所創始的，他不過是改革筆的製法而已。又宋馬永卿懶真子亦云：張子訓嘗問僕曰：「蒙恬造筆，然則古無筆乎？」僕曰：「非也。古非無筆，但用兔毛自恬始耳。」爾雅曰：「不律謂之筆。」禮曰：「史載筆。」詩云：「貽我彤管。」夫子絕筆獲麟，莊子云：「舐筆和墨。」是知其來遠矣。但古筆多以竹，如今木匠所用木片竹筆，故其字從竹，又或以毛，但能染墨成字，即謂之筆。至蒙恬乃以兔毛，故毛穎傳備載之。

亦以免毛所製的筆乃蒙恬所創始，非謂筆即蒙恬所發明的。同時可知最古的筆未必用毛，自秦以後乃以毛爲常，而最普通的則爲兔毛。兔毛尤以中山所出的爲最佳，故韓愈毛穎傳以毛穎（筆）爲中山人也。其後則用毛種類愈多，如晉王羲之筆經所載：

漢時諸郡獻兔毫，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。先用人髮抄數十莖，雜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齊平，以麻紙裹枝根令淨，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，令柱不見。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，筆鋒勁強有鋒芒，余未之信。鼠鬚用未必能佳，其難得。鼠外少兔，以雞毛作筆，亦妙。閩中石鼠毛可以爲筆，其名曰鼯。人鬚作筆甚佳。

又如明屠隆考槃餘事所云，更較王說爲多：

筆之所貴者在毫。廣東番禺諸郡，多以青羊毛爲之，以雉尾或雞鴨毛爲蓋，五色可觀。或用豐狐毛，鼠鬚，虎毛，羊毛，麝毛，鹿毛，羊鬚，胎髮，猪鬃，狸毛遺者，然皆不若兔毫爲佳。兔以崇山絕壑中者，兔肥毫長而銳。秋毫取健，冬毫取堅，春秋之毫則不堪矣。若中秋無月，則兔不孕，毫少而貴。朝鮮有狼毫筆亦佳，近日所製尤絕妙。

按狼毫筆今亦名貴，據此則實始於朝鮮的。至於筆管，除竹以外，也代有增華，仍引考槃餘事所錄云：

古有金管，銀管，斑管，玳瑁管，玻璃管，縷金管，綠沈漆管，棕竹管，紫檀管，花梨管，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，爲管最便持用。筆之妙盡矣，他又何尙焉？冬月以紙帛衣管之避寒者，似亦難用，悉不取也。

這許多金銀等華麗的筆管，誠如屠氏所說，均抵不過白竹管來得便利的。王羲之筆經中也早說過「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，麗飾則有之，然筆須輕便，重則蹟矣。」只可作爲麗飾，不能作爲實用。但如全唐詩話

韓定辭所說，則此種麗飾筆管，也別有用處的。詩話云：

韓定辭聘燕，贈慕容馬或詩曰：「盛德好將銀筆述。」後或答聘常山，問韓銀筆之事。韓曰：「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，好學著書，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，筆爲三品，或以金銀雕飾，或以斑竹爲管。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，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，文章麗麗者以斑竹書之，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。」

是梁元帝卽曾用以爲記載忠義文士之用，然在他人未必有分得如此仔細的。今各種的筆，各地恐怕都有，惟以人鬚爲毫，於今似爲少聞。唐張懷瓘書斷裏却有一個笑話云：

嶺南兔嘗有，郡牧得其皮，使工人削筆。醉失之，大懼，因剪己鬚爲筆，甚善。更使爲之，工者驚焉。詰其由，因實對，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，或不能致，輒責其直。

此恐爲貪官之流，否則何得強責人以輸值的。

今筆以湖州所製爲最佳，故世稱「湖筆」。然湖筆之開名實始於元明，前則未聞。如考槃餘事云：

古者蒙恬創筆。南朝有姥善作筆。開元中，筆匠名鐵頭，能鑿管如玉。宣州有諸葛高，常州許穎國朝有陸繼翁，王古用皆湖州人。住金陵。吉水有鄭伯清，吳興有張天錫，惜乎近俱失傳其妙。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。

按南朝老姥今不能詳其人。鐵頭名見酉陽雜俎。諸葛高爲唐宋時最著名的筆工。宋陶穀清異錄中卽載其事云：

爲唐宜春王從謙，喜書札，學晉二王楷法，用宣城諸葛筆一枝，酬以十金，勁妙甲當時，號爲「翹軒寶箒」。士人往往爲

呼「寶箴」。

宣城縣志更詳述其爲宋時名人所稱譽云：

諸葛高，世工製筆，稱重薦紳間。梅聖俞次歐陽永叔試諸葛筆詩：「筆工諸葛高，海內稱第一。」黃魯直詩：「宣州變樣，隱雞距，諸葛名家，捋鳳鬚。一東喜從公處得，千金求向市中無。」蘇子瞻云：「諸葛氏筆，譬如內法酒，北苑茶，縱有佳者，尙難得其彷彿。」林和靖云：「頃得宛陵葛生筆，如麾百勝之師，橫行紙墨，所向如意。」

然今宣城除紙以外，卽未聞以筆著稱的。蓋諸葛筆自元以後，卽爲湖人所奪，如西吳枝乘所云：「吳興毛穎之技甲天下。元時馮應科者擅長，至與趙子昂錢舜舉並名。今世猶相沿尙之，其知名者曰翁氏陸氏張氏，皆魏毫也。」當時子昂以字名，舜舉以畫名，應科則以筆名，時稱爲吳興三絕云。

筆與書法家最相密切，故古時有設筆冢以葬敗筆的，如書斷所云：「唐僧懷素，積年學書，有秃筆頭十瓮，每瓮皆數石。後取筆頭瘞之爲退筆冢，自製銘誌。」國史補又說：「長沙僧懷素好草書，棄筆堆積，埋於山下，號曰筆冢。」

墨字從黑土，說文所謂「墨者黑也，松煙所成，土之類也。」其創始或謂早在黃帝時，如明徐炬明事物原始云：「後漢李尤墨硯銘曰，書契既造，墨硯乃陳，則二物皆黃帝時始。」或謂遲在魏晉時，如元陶宗儀耕錄云：「上古無墨，竹挺點漆而書。中古以石磨汁，或云是延安石液。至魏晉時始有墨丸，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。」此二說一則未免過早，一則未免過晚。說文爲後漢許慎所撰，他已說到墨爲松煙所成，是明明漢時

已有墨了，決不晚至魏晉方才發明的。大約有了兔毛的筆，就有人發明煙煤的墨。輟耕錄又云：

晉人多用凹心硯者，欲磨墨貯滿耳。自後有螺子墨，亦墨丸之遺製。唐高麗歲貢松煙墨，用多年老松煙，和麝鹿膠造成。至唐末墨工奚超舉其子廷珪，自易水渡江，遷居歙州，南唐賜姓李氏。廷珪父子之墨，始集大成，然亦尙用松煙。廷珪初名緡，故世有奚廷珪墨，又有李廷珪墨，或作庭珪字者，僞也。墨亦不精。宋熙寧間，張遇供御墨，用油煙入腦麝金箔，謂之龍香劑。元祐間，潘谷墨見稱於時。自後閩中 蒲大韶，梁杲，徐知常，及雪齋，齊峯，莊茂實，翁彥卿等出，世不之墨。惟茂實得法，清黑不凝滯，彥卿莫能及。中統至元以來，各有所傳，可以做古。

從這一段記載裏面，頗可以考見中國自晉至元的一些墨工史略。今墨以徽州所產爲最著名。歙卽屬徽，可知由來已久了。至明代以墨名家的，可閱明高濂的遵生八牋：

今世所尙，以羅小華爲最。雖之墨固善矣。余所見國初在文通，龍忠，迪墨，碧氣，龍氣，墨，水晶，宮墨，新安，方正，牛舌，墨，石青，填字，赤金爲衣者。蘇眉陽幼年所製，祖李遺法，臥蠶小墨。世宗時邵格之墨，如方子魯寥天一，九元三極，國寶，非煙等墨，亦皆精品。

其中尤以方子魯爲最著名，他且刻有墨譜一書，當時爲文士們所最羨稱。清代據錢泳履園叢話云：「近時曹素功，詹子雲，方密菴，汪節菴輩所製俱可用。」胡開文似又在其後了。

墨的製法是合烟煤和膠而成。烟煤又有松烟與油烟之別。松烟較油烟爲佳，而徽地之松又較他地爲佳，此所以徽墨能獨負盛名的緣故。古時惟有松烟，後則乃有油烟，如宋趙希鵠洞天墨錄所云：

古墨惟以松煙爲之。曹子建詩：「墨出青松煙，筆出狡兔幹。」唐詩：「輕幹染松煙。」東坡詩：「徂徠無老松，易水無良工。」聞見錄云：「唐李超，易水人，與子廷珪亡至歙州，其地多松，因留居，以墨名家。」仇池筆記：「真松，煤遠煙者，自有龍鱗氣，世之嗜者如陸建道，蘇浩然，呂行甫，暇日晴暖，研墨水數合，弄筆之餘，乃啜飲之。」近世稱徽墨，率用桐油煙，既非古法，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。東坡云：「光而不黑，素然無神氣，亦復安用？」殆此等耶。

二 紙硯

紙字從糸，又作帀，從巾，蓋紙本爲縑帛之類，故製字如此。自漢蔡倫發明以樹麻布網爲紙以後，紙實已非縑非帛的了。

紙皆知爲蔡倫所發明，此事載後漢書中，可謂確實無疑。但蔡倫以前，未始沒有紙的，卽以縑帛爲紙，這實在是紙的原來意義。再前則爲簡爲版，所用乃是竹片木板，如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云：

古結繩而治。二帝以來，始有簡冊，以竹爲之，而書以漆，或用版，以鉛畫之，故有刀筆鉛槧之說。秦漢用縑帛，如勝廣書帛內魚腹，高祖書帛射城上。至中世漸用紙，趙后傳所謂「赫蹏」者，注云「薄小紙」，然其實亦縑帛。蔡倫傳：「用縑帛者謂之紙，縑貴重不便於人，倫乃用木屑麻皮等。」則古之紙卽縑帛，字蓋從糸云。

可知紙非蔡倫所發明，蔡倫不過發明以樹麻等物爲紙而已。這正如蒙恬造筆一樣，筆非蒙恬所創始，乃由他所改造而已。

這種蔡侯紙，（後漢書蔡倫傳云：「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，元興元年奏上之。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從用焉，故天下咸稱蔡侯紙。」）大約初時未必怎樣精緻的，且還沒有竹製的紙，而現在卻以竹紙爲最通行。按宋蘇軾東坡志林云：「昔人以海苔爲紙，今無復有。今人以竹爲紙，亦古所無有也。」既云今人，可知始於宋時，在前還沒有。其後紙的名目殊多，如明高濂遵生八牋所云：

上古無紙，用汗青者，以火炙竹，令出取青，易於作書。至漢蔡倫始製紙，爲萬世利也。初搗漁網爲紙，曰網紙，以布作者曰麻紙，以樹皮作者曰穀紙。蜀有凝光紙，雲藍牋，花葉紙，十色薛濤牋，名曰蜀牋。有側理紙，松花紙，流沙紙，彩霞金粉龍鳳紙，綾紋紙，短簾白紙，硬黃紙，布紙，縹紅紙，青赤綠桃花牋，藤角紙，縹紅麻紙，桑根紙，六合牋，魚子牋，苔紙。建中年有女兒青紙，卵紙。宋有澄心堂紙，蠟黃藏經牋，白經牋，碧雲春樹牋，有龍鳳印邊三色內紙，有印金團花并各色金花牋，有藤白紙，牙光小本紙。李僞主造會府紙，長二丈，闊一丈，厚如繪帛數重。陶穀家藏有鄱陽白數幅，長如匹練，西山觀音簾紙，鵲白紙，蠶繭紙，竹紙，大牋紙。元有黃麻紙，鉛山紙，常山紙，英山紙，臨川小牋紙，上虞紙，又若子邑之紙，妍妙輝光，皆世稱也。今之槿中粉牋，松江粉牋，爲紙至下品也，一微即脫，陶穀所謂化痰牋此爾，止可供潤材，一化也；貨之店中包麵藥果之類，二化也。」

此把古今重要的紙品，都已敘述到了，現在則或有或無。就中尤以薛濤所製及十色蜀牋最爲歷代文人所羨稱。據明費著蜀牋譜云：「紙以人得名者，有謝公，有薛濤。所謂謝公者，謝司封景初師厚，師厚創牋樣，以便書尺，俗因以爲名。薛濤本長安良家女，元稹等競與酬和，躬撰深紅小彩牋，裁書供吟，獻酬賢傑，時謂之薛濤牋。謝公有十色牋，深紅，粉紅，杏紅，明黃，深青，淺青，深綠，淺綠，銅綠，淺雲，卽十色也。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爾。」

是十色蜀牋乃謝公所製，與薛濤牋不能混談，高氏所說似有誤的。

古人所用的紙，大抵以黃色爲多，後則乃用白色，至今猶然。如明劉元卿《寶笈》云：

古人寫書，盡用黃紙，故謂之黃卷。顏之推曰：「讀天下書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黃。」雌黃與紙色類，故用之以滅誤。今人用白紙，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，殊不相類。

又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云：

唐中書制詔有四，封拜冊書用簡，以竹爲之；畫旨而行者曰發，曰敕，用黃麻紙；承旨而行者曰敕牒，用黃藤紙；敕書皆用絹黃紙。始貞觀間，或曰取其不蠹也。紙以爲麻爲上，藤次之，用此爲重輕之辨。學士制不自中書出，故獨用白麻紙而已，因謂之白麻。今制不復以紙爲辨，號爲白麻者，亦池州楮紙耳。

蓋唐時尙有黃白之分，至宋則一體用白，不復辨別了。

硯字從石，蓋硯爲石所製。字本作研，後乃作硯。宋馬永卿《嬾真子》所謂「古無硯字，古人諸事簡易，凡研墨不必硯，但可研處只爲之爾。矛楯螭螭載於前世，不若今世事之冗長，故只爲之研，不謂之硯。」馬氏又云：「文房四物，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，至於硯即不見之。獨前漢張彭祖小與上同硯席書，又薛宣思省吏職，下至筆硯皆爲設方略。然伍緝之《從征記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，乃夫子平生生物，非經史，不知信。」是硯實始於漢時，在前或未必專有的。

硯在唐以前，尙不爲人所注重，至唐時文士始漸漸講究硯石的選擇。宋人更視同珍玩，硯譜一類書籍，

層出不窮，著名者如米芾硯史、李之彦硯譜、唐積歙州硯譜、葉樾端溪硯譜、洪景伯歙硯譜、林竊雲林石譜、曹繼善歙硯說等等，其他筆記中所載及的更多，大文豪蘇軾且爲撰萬石君羅文傳，以傳硯事。硯在宋時可謂被文士盛傳極了。至於宋人所推崇的硯，或端或歙，而端尤勝於歙，如宋趙希鵠洞天清錄云：

世之論硯者，皆曰多用歙石，蓋未知有端溪。殊不知歷代以來，皆採端溪，至南唐李主時，端溪舊坑已竭，故不得已而取其次，歙乃端之次也。

至歙硯之被發現，據洪景伯歙硯譜所載是這樣的：

婺源硯在唐開元中，獵人陳氏逐獸至長城里，見疊石如城疊狀，瑩潔可愛，因攜以歸，刊粗成硯，溫潤大過端溪。後數世，葉氏諸孫持以與令，令愛之，訪得匠手斲爲硯，由是山下始傳。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，歙守又獻石井，蓋硯工李少微，國主嘉之，擢爲硯官令。

至於端硯究有如何的美，則清吳蘭修端溪硯史中頗言其詳，茲引錄如下：

端石之美五：一「青花」，欲細不欲圓，欲活不欲枯，欲沈不欲露，欲盪不欲結，如溜懸鑿於明鏡，如墨瀋著於溼紙，斯絕品矣。一「魚腦」，白如晴雲，吹之欲散，懸如團絮，觸之欲起者，是無上品。亦名魚腦凍，凍者水肪之所凝也。白而嫩者次之，灰而紅下矣。一「蕉白」，如蕉葉初展，含鋒欲滴者上也，素潔者次之，黃而焦藍而灰下矣。一「天青」，如秋雨乍晴，蔚藍無際者上也，陰而晦下矣。青花者石之榮，魚腦蕉白者石之髓，天青者石之肉，榮無質，必傳他質而著之，傳於天青者上品，傳於魚腦蕉白者無上品，惟大西洞有之一，曰「冰紋凍」，白暈縱橫，有痕無跡，竄如蛛網，輕若藕絲，是謂異品，亦出大西洞。他洞

白紋如線，適損毫墨，雖曰冰紋，非所尙矣。

要鑑賞硯的美惡，大約從上文可以略知一斑了。

三 扇拂

扇又稱箒，據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云：「上書以羽爲扇，故字從羽，後人以竹及紙爲箒，故字從走。」然此實爲李氏想像之辭。按漢揚雄方言有云：「扇自關而東謂之箒，自關而西謂之扇。」則扇箒固是方言的不同，並非因製法異而名不同的。且扇的古義爲扉，說文所謂「扇，扉也，从戶从翅省聲。」字非從羽，李氏誤解之至。今稱門有一扇兩扇，一扇爲戶，兩扇爲門，又爾雅「以木曰扉，以革曰扇。」則扇實爲革編成的戶。後世大約以箒亦如扇狀，故又稱爲扇罷！

扇在上古未必爲拂涼之用，所以如晉崔豹古今注云：

雉尾扇，起於殷世高宗時，有雉之祥，服章多用翟羽。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，輿車有翟，卽緝雉羽爲扇，以障風塵也。漢朝乘輿服之，後以賜梁孝王。魏晉以來無常，諸王皆得用之。

此雉尾扇只爲王者儀飾，所謂「障翳風塵」而已。其後則由大變小，形製遂多，除裝飾外，又多作爲拂涼之用了。其由來沿革，誠如明徐矩明事物原始所云：

古今注曰：「扇一名箒。」黃帝內傳有「五明扇」，天子用「雉尾扇」，卽掌扇也。舜廣開視聽，以求賢人，作「五明